

胡適的日記

上

十八、八、一。

(三)

平時，到江口，船為未到。我與陳範之同行，在國



城，同到一戶小飯館吃早飯。直等到十一生半，始有船

到。上船後，乃問別客。船上諸謝元是，談甚久。元是說他少

年時學文章，頗有歷史，甚有見地。他如八歲時，作詩也又冊，頗有

如流。後又作八股，極工。元是自言其素作八股的，人無以地。

八股工後，讀及不讀。後又學古文。學古文後，又精於作詩。

元是是一個極聰明的人，但他的玩世態度頗深，仍不足為道。

胡適的日記

上 冊

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
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

中 華 書 局

1985年·北京

編輯說明

一、本書所收胡適的日記，包括以下幾個部分：

1. 一九一〇年陰曆新正前後日記：胡適自題《藏暉室日記》，起己酉十二月十四日（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四日），訖庚戌二月十三日（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三日），係自訂毛邊紙本，封面有《藏暉室日記 己酉第五冊，庚戌第一冊合本》題簽。

2. 一九二一——一九二二年日記：胡適自題《胡適的日記》。一九二一年分五冊，起四月二十七日，訖十一月十四日；一九二二年分六冊，起二月四日，訖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均略有殘缺。這一部分日記係用散頁稿紙所記，並分年硬面精裝，彙訂成兩厚冊。

3. 一九三七年日記：（1）一月一日至六月二十一日，係用商務印書館《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國民日記》所記，目錄頁印有“但開風氣不為師”陽文篆印一方；（2）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二日，係用中華書局袖珍筆記本所記；（3）九月七日至十月十九日，係用商務印書館《自由日記》所記，內封有“胡適的日記（孟真送我的）”鋼筆字題簽；封面有“出國殘頁”紅鉛筆字題簽，當是胡適後來整理時所加的。

4. 一九四四年日記：起一月三日，訖十二月三十一日，中間間斷甚多，全年共只三十七天有記事，係用美國 Blank Book Company 印製的英文日記本所記。

二、日記正文除個別地方略有刪節外，一般均全文照錄，並酌加必要的注釋。日記內粘存的書信、手稿和剪報、圖片等，分別作如下處理：書信、詩作、未刊文稿或不易查到的已刊稿均予照錄，其

餘從略；剪報除爲日記所引用的以外，其餘從略；所附圖片亦予略去。凡略去的附件均加注說明。

三、原日記殘缺或模糊難辨之字，以□代之。明顯筆誤的校勘，以〔 〕號標明；脫文的增補，以【 】號標明。原日記正文中的注釋以及所加圓括弧（ ）悉仍其舊，眉注、旁注，以〔 〕號標明，均排在有關正文之後，並加注說明。編者注注于頁末，以*號標明。

四、《藏暉室日記》原無標點，現在的標點是編者加的。其餘各年日記中的標點和行款，也經編者作了一些整理。

目 录

藏 暉 室 日 記	(1)
己酉第五册 (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四日——	
二月九日)	(1)
庚戌第一册 (一九一〇年二月十日——三月	
二十三日)	(9)
胡 適 的 日 記	(23)
一九二一年	(23)
第一册 (四月二十七日——五月三十一日)	… (23)
第二册 (六月一日——六月三十日)	… (74)
第三册 (七月一日——七月三十一日)	… (120)
第四册 (八月一日——八月三十一日)	… (168)
第五册 (九月一日——十一月十四日)	… (204)
一九二二年	(255)
第一册 (二月四日——三月三十一日)	… (255)
第二册 (四月一日——四月三十日)	… (301)
第三册 (五月一日——七月三十一日)	… (346)
第四册 (八月一日——八月三十一日)	… (416)
第五册 (九月一日——九月三十日)	… (445)
第六册 (十月一日——十一月二十三日)	… (474)

一九三七年日記	(519)
一、一月一日——六月二十一日.....	(519)
二、七月二十日——八月二日.....	(571)
三、九月七日——十月十九日.....	(580)
一九四四年日記 (一月三日——十二月 三十一日)	(595)

藏暉室日記

己酉第五冊

己酉十二月十四日——三十日

(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四日——二月九日)

余自十月一日新中國公學淪亡以來，心緒灰冷，百無聊賴，凡諸前此所鄙夷不屑爲之事，皆一一爲之，而吾日日之記載，乃至綴筆至七八十日之久，爰以知恒之一字之不易言也。今歲云莫矣，天涯游子，寒窓旅思，凡百苦慮，無可告語，則不能不理吾舊業，而吾第五冊之日記，遂以十二月十四日開幕矣。

適之自誌

十二月十四日

上午至存厚里上課。今日授《納氏文法》第三冊之一班，以是冊已完，遂停課。

下午徐君濱來此上課。過桂梁家，桂梁令書贈妓聯，以不□書辭焉。

夏森林見訪。雲五先生見訪，談一時許，知先生來年仍留中國公學。先生詢余近況，力勸遷居，實則此間藏垢納污，萬難久處。待過此殘年，當與仲實、君墨諸君同擇地而遷也。(注)桂梁，唐維楨

字；仲實，吳恂昌字；君墨，林恕字。

是夜與亮孫及黃子高同出，購得襪箋數事（亮孫，許政字）。是日讀迭更司《冰雪因緣》六冊竟。是書叙一孝女所歷身世，極悲怨蒼涼，較之前所見《滑稽外史》、《塊肉餘生》、《耐兒傳》等書尤佳。余前嘗以十絕句題《塊肉餘生》，他日有暇，當亦以詩題此書後也。

十五日

今日以事上午未上課。作書致橘丈。前此橘丈得汪孟鄒翁函，言吾邑教育會將舉余爲東山堂長，以資整頓。余得書審度數日，今日始以書決辭之。

程瑤笙見訪。下午上課。鍾英來。意君來。仲誠來。

臨《磚塔銘》數十字。

與意君同訪橘丈。得徽郡中學監督張君一函。

五時與君墨、亮孫同至小華園，赴瑤笙先生約也。坐定，瑤笙亦至，遂同飲。八時同出至大馬路，君墨與亮孫別赴友人約，余與瑤笙同行至文明雅集吃茶，坐約一時許，瑤笙送余歸。道中互論詩文，甚歡。瑤笙先生幼年廢學，學賈十年，年二十二始發憤讀書，遂能詩文，尤工畫，專治動植礦化諸學，近日海上學者，莫能先焉。此真不易及，余對之甚愧也。

歸後，爲人作一書。作書致經農，致季沆。

昨夜得鐵崖書，并附《聊報》發刊詞一篇。

十六日

上午上課。以《日本雜事詩》二冊寄保民。

下午經農、子高見過。上課。

桂梁、劍龍偕陳祥雲來。陳祥雲者，上海名伶小喜祿也，桂梁、劍龍近方從之學歌，其人溫文敦厚，無絲毫優伶習氣，亦不易靚者也。（注）劍龍，賈澈字也，河間人，外號西湖俠隱，以居武林也。

今日君墨建議，言蜀中每月初二、十六二日常釀費會飲，今日十六矣，歲莫客懷，無以排遣，遂與李繼堯、李永清、徐子端、仲實、亮孫等七人飲于雅叙園。余素不叫局，同席諸人乃慫恿仲實令以所叫伎曰趙春閣者轉薦于余，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。

酒闌人散，余與仲實以與劍龍有宿約，遂至春貴部。是夜有貴俊卿、小喜祿《汾河灣》，神情佳絕。遇鍾英、意君。

今日得二哥二書。作一片致保民。

十七日

今日亮孫歸湖州，予送之登舟。是日未上課。

讀迭更司《賊史》二冊竟。此書叙英倫賊窟，儼如吳道子畫地獄變相也。

守璠叔來。作家書一。致程雲翁書一。致伯輝書一。致亮孫一。下午意君來，與意【君】同出訪友不遇，飯于天樂園。訪橘丈亦不遇。作長函致鐵崖。劍龍今日移至此間，與余等同房。

十八日

今日亦未上課。

怒剛與翁芸舫君偕來。意君來。陳祥雲來。

今日君墨與劍龍同攝戲裝《虬髯廟》合影一幀，余見獵心喜，遂

假君墨西裝衣飾攝一西裝小影。鍾英來。

是日君墨、仲實皆外出，桂梁來邀至伎家，食所謂私□菜者。
九時余先行至胡希彭處，十時獨歸。得伯輝一書，雲卿一書。

十九日

意君來。得保民一書。作致保民一片，致亮孫一函。

下午與君墨、劍龍、桂梁打牌。

是夜觀劇春貴部。

二十日

是日星期。晏起，起時日亭午矣。

是日無事可記。

二十一日

連日意君皆宿于余所。

歲云莫矣，返觀今年所行事，大半受人之愚，于慷慨二字上吃虧不少。今年盡歲迫，余乃受人敲炙，至無以償食金。昔者夏森林問我近況奚似，余答以邇來所賴，僅有三事，一曰索，索債也；二曰借，借債也；三曰質，質衣物也。此種景況，已不易過；今則并此三字而亦無之，則惟有坐斃而已耳。

連日百無聊賴，僅有打牌以自遣。實則此間君墨、仲實諸人亦皆終日困于愁城恨海之中，只得呼盧喝雉爲解愁之具云爾。與意君同至長發棧晤小山君。

二十二日

建藩昨日見訪，適余不在，留字約今日五時會于奇芳。屆時余往赴之，所言即惕銘之款。因子勤在獄，前途屢次相逼，子勤復書又無切實語，惕銘急欲一見余，故囑建藩相邀。余許以明日往見。

是夜訪希彭。得季沆一書。

二十三日

入城至縣署，詢悉子勤已出獄，聞在丹鳳樓與人談話，遂往覓之，亦不遇。復出大東門至永茂詢之，亦未歸。乃借紙筆留書而歸。

是夜至新聞報館訪惕銘。惕銘老于世故之人也，見面但以以前□相逼爲言。余以誠語之，許以必爲了結。

二十四日

得保民一書。打牌。

二十五日

作快信與子勤。得保民寄來馬通伯先生文集一部。作書與節甫。夜訪節甫未遇，與觀光兄閒話而歸。

得近仁書。得家書，附張望之書。

近仁書中附數詩見懷，一爲集韋蘇州句五言一首；一爲集山谷

句絕句六首。集山谷句尤佳，錄其四首如下：

膠膠擾擾夢神遊，頗憶平生馬少游。
安得風飄隨雪水，明珠論斛煮鷄頭。

紫燕黃鸝俱好音，少年有功翰墨林。
海南海北夢不到，幾日歸來兩慰心。

夜雨何時對榻涼，坐令合眼夢湖湘。（時聞有湘鄂之行）
百書不如一見面，不用書來細作行。

但知家裏俱無恙，且作人間鸚鵡游。
何時清揚能覲面，來依絳帳馬荊州。

後三首天衣無縫，尤爲佳構。

二十六日

得子勤復書。

意君今夜回通州，余送之登舟。適行李未來，乃至長發棧小坐，晤松堂翁。十時登舟，十時半與意君爲別而歸。

讀馬通伯先生《抱潤軒集》。此君似專治《禮》者，其《爲人後辨》諸篇，說理至精闢，近代古文家一鉅子也。

二十七日

晏起。下午陳祥雲來。桂梁出家肴沽酒飲之。時諸人皆抑鬱

無俚，得酒尤易醉，計所飲只一壺，而醉者三人，桂梁、劍龍及余也。

中夜酒醒，乃不成寐，至天明始睡。

是夜本擬訪節甫，以醉故不果。

二十八日

今日已不易度矣。仲實、君墨皆奇窮，余之房金飯金亦皆未付。昨日謝卓然爲我假得五元，徐子端還我三元，今日胡希彭還我八元，然尚不足。曩日求助于亮孫、意君，亦許相助，不知有效否。

下午子勤見訪，談甚久。

夜七時訪節甫，約明日取款。余以所寫約據與之。談一時許始歸。

二十九日

陳祥雲來。謝卓然來。

意君既抵通州，遂守宿約，令其僕送二十金來，其意足感也。

打牌。夜訪節甫，取款二百五十元以歸。

三十日

晨起，命僕至質庫爲怒剛贖衣。前此余嘗告貸于怒剛，怒剛適無錢，乃質衣以應，今日已除夕，始能贖還，余負歉深矣。

至大東門永茂號訪子勤，適外出不遇。乃入城至梅溪訪惕銘，亦不遇。乃將二百元托吉門先生轉交惕銘而歸。

歸途道經一舊書肆，適肆中相問答，聞其語爲我微音吐，詢知爲休寧人，金姓。遂入肆得《巾箱小品》四冊、《讀書樂趣》四冊、《說詩樂趣》四冊、《芸窗異草》十二冊，以一元二角購之以歸。

《巾箱小品》乃輯諸書而成，今錄其子目如下：

《金冬心(農)畫記五種》

《冬心齋研銘》九十六則

《鄭板橋(燮)題畫》

《唐詩酒籌》

《西廂酒令》

唐毓東(岱)《繪事發微》

沈房仲(心)《怪石錄》

《唐六如(寅)才子文》

尤西堂(侗)《香奩詠物詩》

六時子勤見訪。雲五先生見訪。

是夜在桂梁家小飲，是爲今年最後之朋友聚集。

飯後與劍龍同出，以電車至大馬路，步行至山東路口折而南，入四馬路，至福安吃茶一碗始歸。是爲今年最後之游覽。

夜歸，讀《金冬心硯銘》一卷，計九十餘種。硯銘之多，無如此君者矣。其文或頌或規，亦莊亦諧，要皆成一家言也。

客里殘年盡，嚴寒透畫簾。

霜濃欺日淡，裘敝苦風尖。

壯志隨年逝，鄉思逐歲添。

不堪頻看鏡，頰下已髭髭。

歲莫雜感一律

藏暉室日記

庚戌第一冊(二十歲)

庚戌正月初一日——二月十三日

(一九一〇年二月十日——三月二十三日)

正月初一日

未出門。下午與劍龍、桂梁諸人打牌。

令僕持帖至各處賀年。

初二日

上午未出門。但怒剛、淡春谷來訪。王雲五來訪。

是日下午諸君皆外出游覽，獨余塊然獨處。作一書寄二哥，約千餘字。

是夜與劍龍觀劇春貴部，有李百歲之《拾金》，貴俊卿、小喜祿之《硃砂痣》，李順來、常春恒之《義旗令》，皆佳。

曲終，至杏苑樓，以東邀陳祥雲來小飲，祥雲約明午飯於其家。

初三日

祥雲來邀飲，同飲者唐、林、吳、賈與余也。下午同至和記小

坐。歸時始知雲五先生見訪，約五時晤談。五時余往訪之。蓋雲五爲余薦至華童公學教授國文，事成始見告，其意至可感念也。少頃，李懷湘先生亦來。懷湘爲華童漢文總教【習】，余前年識之於黃翠凝家，嘗於雲五處見余所作詩文，故以此事見任。今日相見，極言華童之腐敗，言將力爲振刷云云。小坐，與懷湘同出至泰豐公司。公司中人皆粵籍，與懷湘爲同鄉，今夜會宴，故邀之來。懷湘強余同飲。九時復同至天發園一浴而歸。

初四日

未出門。新年以來又入窘鄉矣。

下午五時子端來，邀至五龍日昇樓吃茶，比至則仲實、君墨及二李皆在，小坐便同出，循大馬路至四馬路至湖北路西首，忽見一家屋上火發，火勢甚烈，北風又甚猛，延燒比鄰匯芳茶居及丹桂戲園、言茂園酒館。救火水龍羣集，不能卒滅。爾時四馬路東至石路，西至浙江路，道旁鵠立者何止三四千人，皆觀火者也。余與諸君同觀良久，以力不能救，旁觀亦良不忍，屢促諸人同歸，皆莫之應，遂獨歸。

初五日

上課。雲五先生見訪，談甚久。怒剛來訪。與怒剛、雲五同擲升官圖爲戲。

至桂梁家小飲，祥雲亦在。

夜與桂梁同出購物，至游藝社小坐。

閱《說詩樂趣》二卷。作書致亮孫。

初六日

作函致橘丈、子勤、怡孫、紹庭、樂亭、春度、季沆、士范、蜀川、仲希、保民諸人各一，計十二〔一〕函。

得慰慈賀函一。與仲實同出訪一友未遇。

打牌。擲升官圖。

初七日

作函致亮孫。建藩叔見訪。

下午打牌，以博進爲觀劇賞。是夜，觀劇春貴部，有貴俊卿之《空城計》最佳。其“城樓”一節，飄灑風流，吾昔觀劉鴻升唱此戲，輒嘆爲飄飄欲仙，今貴卿之丰神乃駕劉而上之，惟聲稍低耳。

初八日

作函致森林。下午打牌。與仲實、劍龍夜話。

初九日

作函致漢卿。

晨士范來訪，飯後與同訪橘丈，談少許。下樓遇宋耀如先生，立談數語而歸。

歸途送士范登火車。